

第九十五回

假合形骸擒玉兔

真陰歸正會靈元

却說那唐僧，憂憂愁愁，隨着國王至後宮，只聽得鼓樂喧天，隨聞得異香撲鼻，低着頭，不敢仰視。行者暗裏欣然，丁在那毘盧帽頂上，運神光，睜火眼，金睛觀看，又只見那兩班彩女，擺列的似蕊宮仙府，勝強似錦帳春風。真個是——

娉婷嫋娜，玉質冰肌。一雙雙嬌欺楚女，一對對美賽西施。雲髻高盤，飛彩鳳，蛾眉微顯，遠山低。笙簧雅奏，簫鼓頻吹。宮商角徵羽，抑揚高下齊。清歌妙舞，常堪愛，錦砌花團，色色怡。

行者見師父全不動念，暗自裏啞嘴誇稱道：「好和尚！好和尚！尚身居錦繡心無愛，足步瓊瑤意不迷。」少時，皇后、嬪妃、簇擁着公主出鵝鵲宮，一齊迎接，都道聲：「我王萬歲，萬萬歲！」

慌的個長老戰戰兢兢，莫知所措。行者早已知識，見那公主頭頂上微露出一點妖氛，却也十分兇惡，即忙爬近耳邊，叫道：『師父，公主是個假的。』長老道：『是假的，却如何放他現相？』行者道：『使出法身，就此拿他也。』長老道：『不可！不可！恐驚了主駕。且待君后退散，再使法力。』

那行者一生性急，那裏容得大叱一聲，現了本相，趕上前，揪住公主，罵道：『好孽畜！你在這裏弄假成真！只在此這等受用也，儘穀了心，尙不足，還要騙我師父，破他的真陽，遂你的淫性哩！』說待那國王呆呆睜睜，后妃跌跌爬爬，宮娥彩女，無一個不東躲西藏，各顧性命。好便似——

春風蕩蕩，秋氣瀟瀟。春風蕩蕩過園林，千花擺動；秋氣瀟瀟來徑苑，萬葉飄搖。刮折牡丹欹檻下，吹歪芍藥臥欄邊。沿岸芙蓉亂撼，臺基菊蕊鋪堆。海棠無力倒塵埃，玫瑰有香眠野境。春風吹折芰荷葶，冬雪壓歪梅嫩蕊。石榴花瓣，亂落在內院東西岸；柳枝條，斜垂在皇宮南北。好花風雨一宵狂，無數殘紅鋪地錦。

三藏一發慌了手脚，戰兢兢抱住國王，只叫：『陛下，莫怕！莫怕！此是我頑徒使法力，辨真假也。』

却說那妖精見事不諧，掙脫了手，解剝了衣裳，摔落了釵環首飾，即跑到御花園土地廟裏，取出一條確嘴樣的短棍，急轉身來亂打行者。行者隨即跟來，使鐵棒劈面相迎。他兩個吆吆喝喝，就在花園內鬪起。後却大顯神通，各駕雲霧，殺在空中。這一場——

金箍鐵棒有名聲，確嘴短棍無人識。一個因取真經到此方，一個爲愛奇花來住跡。那怪久知唐聖僧，要求配合元精液。舊年攝去真宮主，變作人身欽愛惜。今逢大聖認妖氛，救援活命分虛實。短棍行兇着頂丟，鐵棒施威迎面擊。喧喧嚷嚷兩相持，雲霧滿天遮白日。

他兩個殺在半空賭鬪，嚇得那滿城中百姓心慌，盡朝裏多官胆怕。長老扶着國王，只叫：『休驚！請勸娘娘與衆等莫怕。你公主是個假作真形的。等我徒弟拿住他，方知好歹也。』那

些妃子，有胆大的，把那衣服，釵環，拿與皇后看了，道：「這是公主穿的，戴的，今都丟下，精着身子，與那和尚在天上爭打，必定是個妖邪。」此時國王后妃人等纔正了性，望空仰視不題。

却說那妖精與大聖鬪經半日，不分勝敗。行者把棒丟起，叫一聲「變！」就以一變上，以十變百，以百變千，半天裏，好似蛇遊鱗攪，亂打妖邪。妖邪慌了手脚，化道清風，即奔碧空之上逃走。行者念聲咒語，將鐵棒收做一根，縱祥光一直趕來。將近西天門，望見那旌旗燭灼，行者厲聲高叫道：「把天門的，攔住妖精，不要放他走了！」真個那天門上，有護國天王帥領着龐劉苟畢四大元帥，各展兵器攔阻。妖邪不能前進，急回頭，使短棍，又與行者相持。

這大聖輪鐵棒，仔細迎着看時，見那短棍兒一頭尖，一頭細，却似春確白的杵頭模樣，叱咤一聲，喝道：「孽畜！你拿的是甚麼器械，敢與老孫抵敵？快早降伏，免得這一棒打碎你的天靈！」那妖邪咬着牙道：「你也不知我這兵器聽我道——」

「仙根是段羊脂玉，磨琢成形不計年。混沌開時吾已得，洪濛判處我當先。源流

非比凡間物，本性生來在上天。一體金光和四相，五行瑞氣合三元。隨吾久住蟾宮內，伴我常居桂殿邊。因為愛花垂世境，故來天竺假嬋娟。與君共樂無他意，欲配唐僧了宿緣。你怎欺心被佳偶？死時趕戰逞兇頑？這般器械名頭大，在你金箍

棒子前。廣寒宮裏搗藥杵，打下一命歸泉！

行者聞說，呵呵冷笑道：『好孽畜！你既住在蟾宮之內，就不知老孫的手段？你還敢在此支吾？快早現相降伏，饒你性命！』那怪道：『我認得你是五百年前大開天宮的弼馬溫，理當讓你；但只是破人親事，如殺父母之讐，故此情理不甘，要打你欺天罔上的弼馬溫。』那大聖惱得是「弼馬溫」三字。他聽得此言，心中大怒，舉鐵棒劈面就打。那妖邪輪杵來迎。就於西天門前，發狠相持。這一場——

金箍棒，搗藥杵，兩般仙器真堪比。那個為結婚姻降世間，這個因保唐僧到這裏。原來是國王沒正經，愛花引得妖邪喜。致使如今恨苦爭，兩家都把頑心起。一箇一撞賭輸贏，劉言劉語齊鬪嘴。藥杵英雄世罕稀，鐵棒神威遠更美。金光湛湛幌

天門，彩霧輝輝連地里。來往戰經十數回，妖邪力弱難搪抵。

那妖精與行者又鬪了十數回，見行者的棒勢緊密，料難取勝，虛丟一杵，將身幌一幌，金光萬道，徑奔正南上敗走。大聖隨後追襲，忽至一座大山，妖精按金光，鑽入山洞，寂然不見。又恐他遯身回國，暗害唐僧，他認了這山的規模，返雲頭徑轉國內。

此時有申時矣。那國王正扯着三藏，戰戰兢兢，只叫『聖僧救我！』那些嬪妃，皇后，也正惶惶，只見大聖自雲端裏落將下來，叫道：『師父，我來也！』三藏道：『悟空立住，不可驚了主躬。我問你假公主之事，端的如何？』行者立於鸚鵡宮外，叉手當胸道：『假公主是個妖邪。初時與他打了半日，他戰不過我，化道清風，徑往天門上跑，是我吆喝天神攔住他現了相，又與我鬪到十數合，又將身化作金光，敗回正南上一座山上。我急追至山，無處尋覓，恐怕他來此害你，特地回願。』

國王聽說，扯着唐僧，問道：『既然假公主是個妖邪，我真公主在於何處？』行者應聲道：『待我拿住假公主，你那真公主自然來也。』那后妃等聞得此言，都解了恐懼，一個個上前

拜告道：『望聖僧救得我眞公主來，分了明暗，必當重謝。』行者道：『此間不是我們說話處，請陛下與我師出宮上殿，娘娘等各轉回宮，召我師弟八戒沙僧來保護師父，我却好去降妖。一則分了內外，二則免我懸掛，謹當辨明，以表我一場心力。』

國王依言，感謝不已，遂與唐僧携手出宮，徑至殿上。衆宮妃各各回宮。一壁廂教備素膳，一壁廂召八戒沙僧。須臾間，二人早至。行者備言前事，教他兩個用心護持。這大聖縱筋斗雲，飛空而去。那殿前多官，一個個望空禮拜不題。

孫大聖徑至正南方那座山上尋找。原來那妖邪敗了陣，到此山，鑽入窩中，將門兒使石塊攔塞，虛怯藏隱不出。行者尋一會不見動靜，心甚焦惱，捻着訣，念動真言，喚出那山中土地山神審問。少時，二神至了，叩頭道：『不知不知，知當遠接。萬望恕罪。』行者道：『我且不打你。我問你：這山叫做甚麼名字？此處有多少妖精？從實說來，饒你罪過。』

二神告道：『大聖，此山喚做毛穎山。山中只有三處兔穴。亘古至今，沒甚妖精。乃五環之

漏地也。大聖要尋妖精，還是西天路上去有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孫到了西天天竺國，那國王有個公主被個妖精攝去，拋在荒野，他就變做公主模樣，戲哄國王，結綵樓，拋繡毬，欲招駝馬。我保唐僧至其樓下，被他有心打着唐僧，欲爲配偶，誘取元陽。是我識破，就於宮中現身捉獲。他就脫了衣服，首飾，使一條短棍，喚名搗藥杵，與我鬪了半日，他就化清風而去。被老孫趕至西天門，又鬪有十數合，他料不能勝，復化金光，逃至此處。如何不見？」

二神聽說，即引行者去那三窟中尋找。始於山脚下窟邊看處，亦有幾個草兔兒，也驚得走了。尋至絕頂上窟中，看時，只見兩塊大石頭，將窟門攔住。土地道：「此間必是妖邪，趕急鑽進去也。」行者即使鐵棒，搯開石塊。那妖邪果藏在裏面，呼的一聲，就跳將出來，舉藥杵來打。行者輪起鐵棒架住，說得那山神倒退，土地忙奔。那妖邪口裏嚙嚙突突的，罵着山神土地道：「誰教你引着他往這裏來找尋！」他支支撐撐的，抵着鐵棒，且戰且退，奔至空中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却又天色晚了。這行者愈發狠性，下切手，恨不得一棒打殺。忽聽得九霄碧漢之間，有人叫道：「大聖，莫動手！莫動手！棍下留情！」行者回頭看時，原來是太陰星君，後

帶着姮娥仙子，降彩雲到於當面。慌得行者收了鐵棒，躬身施禮道：『老太陰，往那裏去？老孫失迴避了。』太陰道：『與你對敵的這個妖怪，是我廣寒宮搗玄霜仙藥之玉兔。他私自偷開玉關金鎖，走出宮來，經今一載。我算他目下有傷命之災，特來救他性命，望大聖看老身饒他罷。』

行者喏喏連聲，只道：『不敢！不敢！怪道他會使搗藥杵，原來是個玉兔兒！老太陰不知他搗藏了天竺國王之公主，却又假合真形，欲破我聖僧師父之元陽。其情其罪，其實何甘？怎麼便可輕恕饒他？』太陰道：『你亦不知。那國王之公主，也不是凡人，原是蟾宮中之素娥。十八年前，他曾把玉兔兒打了一掌，却就思凡下界。一靈之光，遂投胎於國王正宮皇后之腹。當時得以降生。這玉兔兒懷那一掌之讐，故於舊年私走出宮，拋素娥於荒野。——但只是不該欲配唐僧。此罪真不可道。幸汝留心識破真假，却也未曾傷損你師。萬望看我面上，恕他之罪，我收他去也。』

行者笑道：『既有這些因果，老孫也不敢抗違。但只是你收了玉兔兒，恐那國王不信，敢

頗太陰君同衆仙妹將玉兔兒拿到那廂，對國王明証明証。一則顯老孫之手段，二來說那素娥下降之因由，然後着那國王取素娥公主之身，以見顯報之意也。」太陰君信其言，用手指定妖邪，喝道：「那孽畜還不歸正回來！」玉兔兒打個滾，現了原身。眞個是——

缺唇尖齒，長耳稀鬚。團身一塊毛如玉，展足千山蹄若飛。直鼻垂酥，果賽霜華填

粉膩；雙睛紅映，猶欺雪上點胭脂。伏在地，白麴蘘一堆素練；伸開腰，白鐸鐸一架

銀絲。幾番家，吸殘清露瑤天曉，搗藥長生玉杵奇。

那大聖見了，不勝欣喜，踏雲光，向前引導。那太陰君領着衆姮娥仙子，帶着玉兔兒，徑轉天竺國界。此時正黃昏，看看月上。到城邊，聞得譙樓上擂鼓。那國王與唐僧尙在殿內，八戒沙僧與多官都在階前。方議退朝，只見正南上一片彩霞，光明如晝。衆抬頭看處，又聞得孫大聖厲聲高叫道：「天竺陛下，請出你那皇后嬪妃看者。這寶幢下乃月宮太陰星君，兩邊的仙妹是月裏嫦娥。這個玉兔兒却是你家的假公主，今現眞相也。」

那國王急召皇后嬪妃與宮娥彩女等衆，朝天禮拜。他和唐僧及多官亦俱望空拜謝。滿

城中各家各戶，也無一人不設香案，叩頭念佛。正此觀看處，豬八戒動了慾心，忍不住，跳在空中，把寬裳仙子抱住道：『姐姐，我與你是舊相識，我和你耍子兒去也。』行者上前，揪着八戒，打了兩掌，罵道：『你這個村潑馱子！此是甚麼去處，敢動淫心！』八戒道：『拉閃散悶耍子而已！』

那太陰君令轉仙幢與衆嫦娥收回玉兔，徑上月宮而去。行者把八戒揪落塵埃。這國王在殿上，謝了行者，又問前因道：『多感神僧大法力，捉了假公主，朕之真公主，却在何處所也？』行者道：『你那真公主也不是凡胎，就是月宮裏素娥仙子。因十八年前，他將玉兔兒打了一掌，就思凡下界，投胎在你正宮腹內，生下身來。那玉兔兒懷恨前讐，所以於舊年間偷開玉關金鎖，走下來，把素娥攝拋荒野，他却變形哄你。這段因果，是太陰君親口纔與我說的。今日既去其假者，明日請御駕去尋其真者。』

國王聞說，又心意慚惶，止不住腮邊流淚道：『孩兒！我自幼登基，雖城門也不會出去，却教我那裏去尋你也！』行者笑道：『不須煩惱，你公主現在給孤布金寺裏裝風，今且各散，到

天明我還你個真公主便了。」衆官拜伏奏道：「我王且心寬。這幾位神僧，乃騰雲駕霧之佛，必知未來過去之因由。明日煩神僧同去一尋，便知端的。」國王依言，即請至留春亭擺齋安歇。此時已近二更。正是那——

銅壺滴漏月華明，金鑼叮嚀風送聲。杜宇正啼春去半，落花無路近三更。御園寂

寞鞦韆影，碧落空浮銀漢橫。三市六街無客走，一天星斗夜光晴。

當夜各寢不題。這一夜，國王退了妖氣，陡長精神，至五更三點，復出臨朝。朝畢，命請唐僧四衆，議尋公主。長老隨至，朝上行禮。大聖三人，一同打個問訊。國王欠身道：「昨所云公主孩兒，敢煩神僧爲一尋救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前日自東來，行至天晚，見一座給孤布金寺，特進求宿，幸那寺僧相待。當晚齋罷，步月閑行，行至布金舊園，觀看基址，忽聞悲聲入耳。詢問其由，本寺一老僧，年已百歲之外，他屏退左右，方說道：「悲聲者，乃舊年春深時，我正明性月，忽然一陣風生，就有悲怨之聲。下榻到祇園基上看處，乃是一個女子。詢問其故，那女子道：「我是天

竺國國王公主。因爲夜間翫月觀花，被風刮至於此。」那老僧多知人禮，即將公主鎖在一間僻靜房中。惟恐本寺頑僧污染，只說是妖精被我鎖住。公主識得此意，日間胡言亂語，討些茶飯吃了；夜深無人處，思量父母悲啼。那老僧也曾來國打聽幾番，見公主在宮無恙，所以不敢聲言舉奏。因見我徒弟有些神通，那老僧千叮萬囑，教貧僧到此查訪。不期他原是蟾宮玉兔爲妖，假合真形，變作公主模樣。他却又有心要破我元陽。幸虧我徒弟施威顯法，認出真假。今已被太陰星收去。賢公主見在布金寺裝風也。」

國王見說此詳細，放聲大哭。早驚動三宮六院，都來問及前因。無一人不痛哭者。良久，國王又問：「布金寺離城多遠？」三藏道：「只有六十里路。」國王遂傳旨：「着東西二宮守殿，掌朝太師衛國，朕同正宮皇后帥多官，四神僧，去寺取公主也。」當時擺駕，一行出朝。你看那行者就跳在空中，把腰一扭，先到了寺裏。衆僧慌忙跪接道：「老爺去時，與衆步行，今日何從天上下來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那老師在於何處，快叫他出來，排設香案接駕。天竺國王，皇后，多官，與我師都來了。」

衆僧不解其意，即請出那老僧。老僧見了行者，倒身下拜道：『老爺，公主之事如何？』行者把那假公主拋繡毬，欲配唐僧，並趕捉賭鬪，與太陰星收去玉兔之言，備陳了一遍。那老僧又磕頭拜謝。行者攙起道：『且莫拜。且莫拜。快安排接駕。』衆僧纔知後房裏銷得是個女子。一個個驚驚喜喜，便都設了香案，擺列山門之外，穿了袈裟，撞起鐘鼓等候。不多時，聖駕早到。果然是一——

繽紛瑞靄滿天香，一座荒山綠被祥。虹流千載清河海，電繞長春養禹湯。草木沾

恩添秀色，野花得潤有餘芳。古來長者留遺跡，今喜明君降寶堂。

國王到於山門之外，只見那衆僧齊齊整整，俯伏接拜。又見孫行者立在中間，國王道：『神僧何先到此？』行者笑道：『老孫把腰略扭一扭兒，就到了。你們怎麼就走這半日？』隨後唐僧等俱到。長老引駕，到於後面房邊，那公主還裝風胡說。老僧跪指道：『此房內就是舊年風吹來的公主娘娘。』國王卽令開門，隨即打開鐵鎖，開了門。國王與皇后見了公主，認得形容，不願穢污，近前一把攬抱道：『我的受苦的兒啊！你怎麼遭這等折磨，在此受罪！』真是

父母子女相逢，比他人不同。三人抱頭大哭，哭了一會，叙畢離情，即令取香湯，教公主沐浴更衣，上輦回國。

行者又對國王拱手道：『老孫還有一事奉上。』國王答禮道：『神僧有事吩咐，朕即從之。』行者道：『他這山，名爲百脚山。近來說有蜈蚣成精，黑夜傷人，往來行旅，甚爲不便。我思蜈蚣惟鷄可以降伏，可選絕大雄鷄千隻，撒放山中，除此毒蟲。就將此山名改換改換，賜文一道勅封，就當謝此僧供養公主之恩也。』國王甚喜，領諾，隨差官進城取鷄；又改山名爲寶華山，仍着工部辦料重修，賜與封號，喚做「勅建寶華山給孤布金寺」；把那老僧封爲報國僧官，永遠世襲，賜俸三十六石。僧衆謝了恩，送駕回朝。公主入宮，各各相見，安排筵宴，與公主釋悶賀喜。后妃母子，復聚首團圓。國王君臣，亦共喜，飲宴一宵不題。

次早，國王傳旨，召丹青圖下聖僧四衆喜容，供養在華夷樓上；又請公主新妝重整，出殿謝唐僧四衆救苦之恩。謝畢，唐僧辭王西去。那國王那裏肯放，大設佳宴，一連吃了五六日，着

實好了馱子，儘力放開肚量受用。國王見他們拜佛心重，苦留不住，遂取金銀二百錠，寶貝各一盤奉送。師徒們一毫不受，教擺變駕，請老師父登輦，差官遠送。臣民人等，俱各叩謝不盡。又見衆僧叩送，俱不忍相別。行者見送者不肯回去，無已，捻訣，往巽地上吹口仙氣，一陣暗風，把送的人都迷了眼目，方纔得脫身而去。這正是——

沐淨恩波歸了性，出離金海悟真空。

畢竟不知前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